

後漢書集解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隗囂

集解惠棟曰姓源韻譜云天水隗氏出於大隗氏先謙曰官本前一行隗囂傳三字下有囂音五高反五字

字季

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集解先謙曰今秦州秦安縣治

少仕州郡

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

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地皇四年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

囂等既出因逃亡矣

季父崔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

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

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

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集解惠棟曰

前書云大尹李育先謙曰平襄今鞏昌府通渭縣西南

崔廣等曰爲舉事宜立主曰一眾心

咸謂器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器辭讓不得已曰諸父

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器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器既立遣使

聘請平陵人方望曰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集解通鑑胡注武王伐紂以太公爲師尙父田單

守卽墨以一卒爲神師韓信旣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爲官稱

望至說器曰足下欲承天

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曰漢爲名

其實無所受命將何曰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

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曰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

舍諸器從其言遂立廟曰東祀高祖太宗世宗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乃立高祖太宗

之廟胡注平襄邑之東也李吉甫云今廟在秦州上邽縣東北五里

器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視史也璧者所以禮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注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

策殺牲取血坎其牲臣賢按蕭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該音引字

加書於上而鍾之音徒啟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爲題據下文云錯不

濡血明非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

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甌犁撓酒應劭曰甌犁

飯匕也撓攪也匕攪血而敵之今亦奉盤錯匙而敵也以此而

言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

劉宗如懷姦慮明神殛之殛誅也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

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敵

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旣而羶血加書一如古禮集解惠棟曰杜

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敵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集解通鑑胡注

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於西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

方白虎主之因改右將軍號白虎將軍

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

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

大尹職如大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

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
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
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集解劉攽曰大尹尹尉隊大
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部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
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
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集解惠棟曰逆理逆節也鳩殺孝平皇帝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注云
絕理漢律所謂不道也鳩殺孝平皇帝集解惠棟曰顏籀漢注云
故怨不悅莽自知益疏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篡奪其位矯
上椒酒置藥酒中故翟義移書云莽鳩殺孝平皇帝欺惑眾庶震
託天命僞作符書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眾庶震
怒上帝反戾飾文曰爲祥瑞東風毀莽玉露堂又拔其昭靈堂池
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
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
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十餘人集解劉
攽曰案本傳楚越之竹不足言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
作五千人楚越之竹不足言其惡前書朱光世曰南山之竹
多竹故引以爲言也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明理天下昭然所其
篇荆越之竹猶不能書高誘注楚越竹所出也天下昭然所其
聞見今略舉大端曰喻吏民益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禍福
地萬物父母禍福

之應各曰事降葬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說亂天術援引

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

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乃昔秦始皇毀壞諡法曰一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二數欲至萬世

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

世以計數

至於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盡此度

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麻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

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

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爲

王田賣買不得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

採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

取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廟昭廟

七曰元城孺子王尊廟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

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爲

銅構櫨飾以金銅瑯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

萬數也集解劉放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周

壽昌曰土作即興造土木意舉土以該木也禮
無作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發豕河東攻劫

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

集解惠棟曰口語單辭之類無左證者也亦車奔馳蓋積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法冠晨

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

時之法焚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焚灌曰醇醢

裂曰五毒焚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

南者以棘五毒并葬之如政令曰變官名月易常制乃至歲復變

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并錢

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吏民冒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

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并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增

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

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

使爲姦於外貨賄爲市侵漁百姓

炭沒入鍾官

并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

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并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

大擊匈奴并收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并

西侵羌戎東摘

諷牂牁大尹周放詐殺邯弟承起兵攻殺放

滅貊捕援也西羌驪怙傳幡等怨并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

出塞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也滌

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也滌

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罰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百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

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并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王氏以并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臣反據亡形已成

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

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眾外降

并置五威司命孔仁敗今山

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

四布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

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

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繫弓臥鼓

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秦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

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葉解錢大昕曰史記魯世家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小

司馬云尚書負爲丕鄭玄讀丕曰負負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子謂負上天之責也章懷注非註詭譎

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

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

葉解惠棟曰前書云安定卒正王旬莽從弟平阿

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器乃移書於向

喻曰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曰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莽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罵及崔義等

囂將行方望曰爲更始末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曰書辭謝而去

子劉嬰爲天子已爲丞相敗死詳劉玄傳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望

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

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

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

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廉大旨順風不讓將軍曰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

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恒公謂

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誠

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貳其志也

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

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咎犯

謝罪文公亦遠巡於河上

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

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吕二子之賢

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

有龍池之山

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北涇水北彈箏峽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

軍勉之

集解王補曰袁紀

等遂至長安更始曰爲右將軍崔義

皆卽舊號

集解通鑑胡注就其舊號而授之隗囂違方望之言而從更始違馬援之言而叛光武始則幾至殺身後則終

於滅族擇木之難也

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曰事告之崔義誅死

更始感囂忠曰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

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

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

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

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集解洪亮吉日將兵圍囂囂閉

前志南陽無南鄉縣續志有之蓋從後追書耳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

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

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曰

恭改清河爲平河集解先恭曰官本注恭作莽是

爲掌野大

夫平陵范逵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

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醑申屠剛杜林爲持書

持書卽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集解惠棟曰袁紀作治書

先謙曰本治書唐高宗諱改持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

陵人王元爲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

屬爲賓客

集解惠棟曰丹當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置賓客多文學生案時班彪亦爲賓客彪集有與

金昭卿書丹蓋字昭卿也由此名震西川

集解先謙曰官本川作州是

聞於山東建武二年

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

集解通鑑考異云鄧

禹傳惜叛禹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蓋惜以元年冬未叛延及二年西向天水囂迎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鳳州高平縣集解陳景雲曰注高平當作平高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

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關光

武素聞其風聲報曰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曰慰藉之良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始以

殊禮遇隗囂此兵機也張步之勢與才下囂無算然乘其北憂漁

陽南事梁楚而步遂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以此例囂設方其上

書詣關遽正君臣之禮囂必不服而招誘關東羣盜必投其隙以

煽合從之謀協規公孫并力拒漢中興之業未可期也帝因竇融

降附既用河西扼隴蜀之亢又以柔懷隴坻孤蜀之勢不戰而屈

人兵此計之得者及羣盜蕩平天下底定乃始專精時陳倉人呂

西討隴滅則蜀舉天戈一揮坐受其成自然之勢也時陳倉人呂

脩擁眾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

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曰手書

集解惠棟曰鄭康成云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親其文故

第五倫讀詔書而歎息也

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

之德可謂至德云分天

但驚馬鈐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

文鈐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鈐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

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

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

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卽託驥尾得已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

也見敵傳隔於盜賊聲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

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曰馮異西征得已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如令

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

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

成我者鮑子

事見史記

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間

構也集解先謙曰淮南傲真訓孰肯解構人間之事與此解構同詩經或作遲近又作遲觀字異義同皆言適然會遇也帝欲問用手書勿以傍人倉卒相傳恐其爲詞所掩不達本意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

中遣使目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蜀

集解通鑑胡注謂相扶助而安也

器自目與

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已故蜀兵不復

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曰示器因使討蜀曰

效其信器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

萬承蒼曰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未宜謀

蜀帝知器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集解通鑑胡注帝與器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惠棟曰東觀記器負隴城之固結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

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初器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案此器持兩端當在五年

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曰重爵器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

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欵說器遣子入侍器聞

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欵詣闕曰爲胡騎校尉封鐫

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謂而器將王元王捷常曰

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器曰昔更始西都四

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向上也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賴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

居垂惠使攸疆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起

通鑑胡注儒生謂鄭興班彪等羈旅危國曰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

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爲

大王東封函谷關集解先謙曰官本河山作山河元請曰一丸泥爲

巖嶮周固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

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已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

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神龍失執卽還

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歸心然元計雖遣子

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

餘稍稍相隨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已囂子內侍公孫述遠

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

曰騰傳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子產騰辭高誘注騰傳也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

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

士大夫莫不諷諷與此微異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

到馮異營游爲仇家所殺集解惠棟曰韋宏紀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馬援周遊先生長安怨家殺

遊其弟爲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卽與援俱還長安帝遣衛尉鈺期持珍寶綰帛賜歸期

至鄭被盜

鄭今華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到盆子傳

亡失財物帝常稱器長者務欲

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器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

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荊州也

乃詔器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沮潰其心

腹器復上言

集解王補曰袁紀器復上書止討蜀曰蜀道危險樓閣敗絕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

其罪惡孰著大

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縣有閣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

又多設支閣

支柱障閣集解王補曰來欲傳作多設疑故

帝知其終不爲用叵欲討之

叵猶遂也

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

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器疑懼卽勒兵使王元據隴坻

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

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

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器戰

大敗各引退器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

軍祭遵等擊破之器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

器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

集解通鑑胡注此因王元

隴坻之捷而有嫚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家語孔子謂臣雖

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

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已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

來歙至汧

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集解先謙曰今鳳翔府隴州南

賜囂書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

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臣囂文吏曉義理故

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

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

浩亦大也

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

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

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集解王補曰囂於光武既臣之而復叛之於公孫述既恥之而又臣

之首施兩端進退

明年述已囂爲朔寧王

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爲

之援執

集解通鑑胡注張形勢以爲之援也

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陰槃縣名

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集解先馮異率諸將拒之謀曰今邠州長武縣西北又令別將下隴

攻祭遵於汧兵竝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書招王遵遵乃與

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大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遵字子春

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器舉兵而常有

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已戮力不避矢石者集解先

本贊作豈要爵祿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

又數勸勦是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豈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

從山道襲得略陽城豈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

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同中相近並在汧集解惠棟曰秦紀云出

爲同中在安定高平則番須亦耳王孟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知或

當在安定界但未詳其所在耳王孟塞雞頭道作并一名崆峒山

在今原州西集解惠棟曰前書有藍田王孟史記云黃帝東至于

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即此山也李吉甫云雞頭山在成

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樂史云在高平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

在涇陽縣西或云卽斧頭也先謙曰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隴

坻在漢天水郡番須雞頭瓦亭皆在安定郡章懷云在汧關詳來

欲傳第自來未確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

指番須之所在耳川水在今原州南集解惠棟曰李

吉甫云瓦亭故關在平涼府固原州南瓦亭山西麓有瓦亭關接隆德華

本注南作西平涼府固原州南瓦亭山西麓有瓦亭關接隆德華

亭二縣界通鑑唐貞觀三年太宗諭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舊志

今隆德縣西北四十里有牛營砦相傳牛邯當軍此蓋卽西瓦亭

也囂自悉其大眾圖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

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

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意

曰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血盟爲漢集解先謙曰官本無血字是自經歷虎口

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曰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

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曰奉天人之用退曰懲外夷之亂數年

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曰歸本朝生民曰來臣人之

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

人抵掌

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

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

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旨吟嘯捩腕

垂涕登車

捩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捩腕以言之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

道爲大中大夫在論

議之

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

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已奔離之卒拒要阨

集解先謙曰官本阨作捩同

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帶之

中而

不是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

新序曰桓公與管仲

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

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

於車下也

黥布呂劒已歸漢

黥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上以作杖

是去惡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

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洛

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器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

其縣西南築解惠棟曰隴西縣城也後屬漢陽注以爲西而田城縣非也陳景雲曰注中城字衍先謙曰西縣今秦州西南

奔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田橫爲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事見前書

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囂終云欲爲帝亦任之也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

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

潁川賊起故東歸

月餘楊廣死囂窮

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亡

集解惠棟曰戎作戎兵非史記王子侯表有戎耶侯讓水經漾水注戎耶城在

西城西北戎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

漢水遙其南

軍亟罷

亟音紀

請自殺呂明之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

數月王

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

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

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

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糲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糗乾飯也

時民饑饉乃

悲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

安得人時

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

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緄羣山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悲憤腹脹

而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集解惠棟曰本志作雒在天水冀縣先謙曰通志伏羌縣西四十里有永寧鎮卽羌

之大落

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呂

東

集解通鑑胡注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強宗恐其後復爲患也

純與巡字徙弘農唯王元畱

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

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築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

林

集解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呂爲護羌

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

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紆族

援引也紆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高祖考文等廟而祭之也隗囂先謙曰官本注

孝是

迹夫創圖首事有已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逼

於漢南拒於蜀左傳

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

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

百萬人

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區區兩郡水也

隴西天

曰禦堂堂

之鋒

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

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

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已棲有四方之桀

四方雄桀者多士棲集而有之

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

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

生同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此議

者寡故未

若豁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謂光

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集解惠棟曰鄭興傳云豁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又見公孫述傳王補

曰隗囂之視文王其猶梟鸞之異乎以彼妄自矜飾以禍緒
實從誑說將吏與實融公孫述爭爲雄長地耳是杜林班彪申屠
剛之羞也范史稱其坐論西伯未可多嗤謬矣猥曰同
成喪而爲議不知矯誣之過適足貽亂賊以口實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哀帝時

呂父任爲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焉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周壽昌曰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

有根侍御史亦不後父仁爲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能卽任子爲郎也

石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今秦州清水縣西五十里牛頭山下仁曰述年少遣門

郎而傳云哀帝時所載不同未詳孰是先謙曰仁曰述年少遣門

下掾隨之官常居門下故以爲號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

教者也後太守呂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

有鬼神

言明察也葉解注文臺曰續漢書鬼神作神明見類聚五十御覽三百六十七王莽天鳳中爲導

江卒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曰應漢南陽人宗成集解先謙曰漢宗氏多出南陽安眾自稱虎牙將

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

也集解先謙曰商今商州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曰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朱遵

健為士女讚云白虜狂僭亂離斯圯孝仲繫馬社稷是死遵字孝

仲武陽人也公孫僭號遵為健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眾

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為述所然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

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曰遵失

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土人感而義之乃

為置祠號為健兒眾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廟後改勇士祠

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

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

云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爲賊獲也正誤云案室屋燒燔此寇賊

此但謂婦子皆被係累虜獲也袁宏紀作俘獲

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

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

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

成等

策解通鑑胡注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傳誤

比至成都眾數千人

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曰其眾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

辭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附有自立志乃使其

弟恢

恢本或作恢

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

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解先謙曰今綿州西南七十里

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

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

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

曰投天隙

天時之間隙也集解惠棟曰列子說符篇云投隙抵時應事無方

霸王之業成矣宜改

名號曰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

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

邛笮皆西南夷

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

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

無塊壤

果實所生無數

而飽

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瓜瓞芋區前書

女工之

業覆衣天下

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

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

勝用

竹幹竹箭也內盛

又有魚鹽銅銀之利

丙穴出嘉魚在漢中

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

守巴郡拒扞關之口

史記曰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

縣扞水有扞關李文字云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

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今瞿唐關

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卽魚復江關今瞿唐關

註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李賢以爲峽州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實

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卽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實

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

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荆門

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

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闕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已

窺秦地南順江流曰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

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曰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曰天命靡常

易曰百姓與能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

爲期說文云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

夕死尙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曰爲符瑞

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起

成都故號成家集解先謀曰以成色尙白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爲國號也與袁術稱仲家同義云述以莽尙黃乃服色

尙白自以興西建元曰龍興元年曰李熊爲大司徒曰其弟光爲

大司馬恢爲大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都爲成都尹漢以京

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越嶲任貴集解惠棟曰前書

殺太守枚根白立爲耶穀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

侯丹開白水關

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集解惠棟曰梁州記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先謙曰

白水關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通志百二十

北守南鄭今梁州

里東接陰平西達平武北連文縣最爲要隘

故

城在今縣東北也集解先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

閬中江州皆

郡閬中今漢中府南鄭縣東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集解先謙曰閬中今保寧府閬中縣西江州今重慶府巴縣浮西漢水而下東

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

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召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延岑據

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爲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

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

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

烏集解惠棟曰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烏案華陽志當從烏將數萬眾出陳倉與李鮪徇三輔

集解先謙曰官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集解

本李作呂是曰通鑑考異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禹戰陳倉破之異傳同此誤以四年爲三年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

田戎爲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弋南陽人

東觀記曰始起據

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案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走至南陽略有

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

案解先謙曰東觀記戎西平人與同郡陳義客夷陵

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美

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

合豐俱曰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曰岑爲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

間

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

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

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峽州縣也故城在

今縣西北案解劉攽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惠棟曰案

此註與岑彭傳注同今華陽國志云巴楚數相攻伐故置關關

關及沔關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爲江關卽瞿唐

然則扞關當作江關也先謙曰臨沮今安陸府當陽縣西北夷陵

今宜昌府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

置鐵官以鑄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曰爲孔子作

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

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

象漢十二帝

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

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

得再受命

集解惠棟曰周語叔向云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

下至於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陳景雲

曰姓不再命尙書帝命驗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又引錄運法曰

錄運法括地象

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並河圖名也集

解先謙曰官本錄並作錄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

也

乙軌也述言西方太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

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

書中國冀已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

也

集解通鑑胡注宣帝有公孫病己之符

東觀記曰

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

善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集解洪頡煊曰三國志周羣

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當塗高此

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焉私傳其語文選乃復曰掌

景福殿李注引獻帝紀又以爲故白馬令李雲之言

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主立君非吾賊臣

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妻子

弱小當早爲定計可已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

宜雷三思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

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

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豈君

身邪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

兵圍得之數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其詞與本傳大異所釋

識記尤足破畧曰公孫皇帝述不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官本漸作將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

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之術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

皆兵之由也

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故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

起於行陣之中躬自

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睢水

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

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卻就於

滅亡也

集解劉放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隗於字也惠棟曰東觀記云死而成功愈於坐而滅亡

器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

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南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器不及此時推危乘勝已爭天命而

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

章句謂鄭興等也偃武息處士謂方望等也

戈卑辭事漢喟然自己爲武王復出也

集解惠棟曰武王一本作文王尙書西伯戡黎先伐

皆以爲武王也先謙曰官本武作文以上文文義推之西伯謂文王是也惠說非王補曰袁記通鑑均作文王令漢帝釋

關隴之憂

以器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爲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

集解先謙曰官本居作歸是

發問使召攜貳問使謂來

欲馬援等也騰武謂王遵亦與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先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曰梁州之地內奉萬乘

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卽王莽也臣之

愚計曰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曰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

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速曰問羣臣博士

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

曰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曰廣封疆者也

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集解通鑑胡注謂光武驅烏合之眾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談武王之說

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集解通鑑胡注述做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僞寓於蜀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

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目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

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

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

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國

九旂雲罕鳳皇轡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

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曰爲成敗未可知戎士

暴露而還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

由此大臣皆怨集解王補曰此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

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

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尙自王莽以來常空

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

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

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曰爲將軍明年使元與領

軍環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集解惠棟曰孫桓云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姓諸曰楚懷列尹之後河池屬武都

郡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

軍馮駿等

集解惠棟曰蔣果云岑彭傳馮駿爲威虜將軍案文破下脫威字

拔巫及夷陵夷道

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夷都縣西

集解先謙曰

因據荊門

山名也在硤州夷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

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

集解先謙曰已見上此復出

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集解

先謙曰注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曰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曰王

見光武紀

青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云青東方

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李善云丹青不渝故以方誓王補曰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東觀漢記述省書歎息曰示所親

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九

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左右莫敢復言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尙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中

郎將來歎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歎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

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

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

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

比頻也

開示恩信勿自來歎岑彭

受害自疑今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

柰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

不食言

集解王補曰光武之詔喻公孫述曰開示恩信勿以來歎岑彭自疑其故耿弇則曰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所謂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也帝王大度三代下吾於光武見之

述終無降意九月吳

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

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

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自配岑於市橋市橋卽

一橋也李唐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僞建旗幟幟幟也幟音昌鳴鼓

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

一月臧宮軍至咸門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

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

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

刺洞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平奔陣刺述殺之集解惠棟曰華

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左右輿入城述召兵屬延岑其夜死集解

述前取其首與此異也左右輿入城述召兵屬延岑其夜死集解

日樂史云述家在蜀州江源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明

十步故老傳云此家銅作鉸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旦

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

宮室帝聞之怒召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禹曰城降三

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目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

尙宗室子孫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當更職云云禹卽尙也

嘗更吏職

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廢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

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亨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

杯而攻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良猶甚也集解王補曰光武救馮異曰三輔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無爲郡縣所苦其平蜀之日讓劉尙曰孩

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闔之可爲酸鼻良失斬將弔民

誠奕世如揭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於後仁愛之初常少張隆

勸述降不從竝呂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祿勳呂禮

請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集

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

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蜀郡

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劉首死節表其門閭號爲朱道解馬死戰贈

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焉信等閉門索隱公車特徵文

齊守益州封爲列侯董程烏李育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眞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爲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

南越志曰有番山
禹山因以爲名

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

者將已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已

文俗自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已會

時變方乃坐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
像以自矜持

已高深自安昔吳起所已慙魏

侯也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及其謝臣

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干寶晉記曰吳王孫
皓將其子瑾等泥首

而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
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踣天數有違江山難

恃

違猶
去也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後漢書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十三校補

魄器傳史奉璧而告注璧者所以禮神也

官本禮作祀

奉盤錯鍤注以此而言題卽匙字

題官本作鍤案承上文正字詰鍤卽題之誤作題是

反戾飾文曰爲祥瑞注大風毀莽玉露堂

玉露官本作玉路案前書莽傳地皇元年七月

大風毀王路堂而莽於始建國元年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

曰王路堂亦見本傳服虔注云如言路廢也是則作玉露誤卽

作玉路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

案莽傳以子臨爲

誤一字援引史傳注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

宜呼嗟告

天與前書莽傳台官本作宜乎嗟呼

告天多一乎字呼嗟二字亦誤倒設爲六管注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爲六也

此爲官本作此

謂與上謂字複明誤

沒入鍾官注傳詣鍾官八十萬數

張增曰據莽傳八乃以之誤

西侵羌戎注西羌麗恬傳幡等

幡原謬幡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而大事草創注草創謂初始也

官本初始作始造

更始使執金吾鄧曄注曄南陽南鄉人以勁悍廉直爲名

官本注脫以字

鄧迎擊破之於高平

官本迎作逆

巨欲討之注巨猶遂也

案班超傳欲因此巨平諸國注義同周壽昌云疑借作頗

豈要爵祿哉

官本祿作位

鄧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集解陳景

雲曰注中城字衍

案公孫述傳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注明云在漢陽西縣足知此城字爲誤衍也又

晉志漢西縣晉改曰始昌故注謂一名始昌城

公孫述傳喟然自己爲武王復出也

官本無爲字

不亟乘時與之分功注亟急也

官本無此注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集解河池屬武都郡

今秦州徽縣西十五里

拔巫及夷陵夷道注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夷都縣西

案注及下荆門注兩夷都均應作宜都官本不誤

曰明丹青之信注楊雄法言曰

楊官本作揚案雄姓前書本傳雖據雄自序从手而古書相承多从

木亦自有所據已見前書雄傳補注故不具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後漢書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齊武王纘字伯升

纘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

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

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

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

四方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集解胡三省曰言定天下傳之

萬世此其時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

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

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也集解沈欽韓曰案李實亦爲柱天將軍後魏尔朱榮遂踵爲天柱大將軍都部

猶都統宋將兵者因號都部署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

蘇與曰前漢有柱天侯見史記

匡陳牧等集解惠棟曰新市兵王匡朱合軍而進屠長聚集解王

所殺數曰屠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

見光武紀注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

故城杜佑通典小長安聚名也續漢書清陽縣有小長安聚

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

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集解王補曰宗下疑尊室字然尊文既久

仲及宗從死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畱輜重於藍

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畱輜重於藍引精兵十

鄉比陽縣有藍鄉集解惠棟曰續志南陽棘陽縣有藍

萬南渡漢水棘陽縣之黃渚聚又謂之黃渚水在今唐州湖陽

縣一統志音渚水諄者誤集解劉放曰漢字據注唯當作黃沈欽韓

諄上水作臨泚水集解惠棟曰續志唐縣西爲黃水先注曰官本注

光武斬阜賜於斯水也沈欽韓曰南陽郡比陽縣與劭注比水所

出縣從水得名則泚富爲比呂覽處方篇齊章子與荆人夾泚水

而軍泚亦誤作泚卽斯水也陳海王通女泚一統志泚水一名泌

水出泌陽縣銅山西南逕唐縣曰唐河又逕新野入清水水道提

綱泌阿有二源南源出泌陽東銅山西流數十里阻兩川間爲營

北源出縣東北大胡山西流合銅山水爲泌水也

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

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泚陽縣集

平氏縣有宜秋聚先乃往爲說合從之勢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

謙曰今唐縣東南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

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

丘賜至食時賜陳漬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潢水斬

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

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甑鼓行

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

趙渡河沈船破釜集解惠棟曰周書小明武解鼓行參呼以正什伍孔晃云言士卒奮厲也尉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

繚子曰鼓行交關則前行進爲犯難

斬首三千餘級尤茂弃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

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

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

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塾的也塾音之允反策解惠棟曰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尙

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莽益法古爲厭勝之術

也呂氏春秋正月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高誘云招埠

的也說文埠射臬也讀若準沈欽韓曰塾鄉亭所治處吏民投最

故畫其象使人人得射之食貨志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里宰

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室之民卽此作埠非王補曰袁紀作使

旦起射之無於塾二字先謙曰傳統官署鄉亭言之則從東觀記

續漢書作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

劉氏以從人望豪桀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

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南陽英雄及王常皆

師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爲國先其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

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

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

集解通鑑胡注其後果立盆子

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

下而自損權

集解通鑑胡注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

非所以破莽

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

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

集解沈欽韓曰文子上使後德篇質的張而矢射集

人得承吾敝

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

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

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

集解

通鑑考異卬續漢書作卬袁紀作斤皆誤

曰疑事無功

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集解

沈欽韓曰東觀記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尙可稱天子何爲不可

今日之議

不得有二眾皆從之聖公旣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

是豪桀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

也集解王補曰袁紀亦云其宰潘臨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

反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

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

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

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

也令早決斷集解通鑑胡注申屠卽申徒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

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項王留

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今

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

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惡

笑曰恆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

如是耳

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伯升作攻城關車

升曰此兵法也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實不可伯升部將宗人

用伯升遂作之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關車上伯升部將宗人

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

州魯山縣也集解

諫曰注見公主傳郡當作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機爲抗威將軍稷不肯

拜集解通鑑胡注不肯拜受抗威之命也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

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有二子建

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

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集解錢大昕曰北海王興傳亦云十五年追諡仲爲魯哀王然攷之本紀建武十五年

年四月癸丑追諡兄伯升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證號雖同王

公爵異以情事推之是歲封皇子十人皆爲公又前二年降封趙

齊魯三王爲公則追諡兩兄亦必以公爵明矣至十七年皇子封

公者皆進爲王十九年又進趙齊魯三國公爲王然後伯升與仲

皆追稱爲王耳二傳所書蓋未得其實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

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爲眞平陰縣屬河南郡

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爲眞以次遷奉引則大冠前書音義云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俸先謙曰

平陰今河南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集解洪亮吉曰前書梁孝王

汝南王楊始徙封梁王中間七十餘年皆空作郡故劉永傳亦書

梁郡睢陽人續漢志作梁國蓋從建初後言之耳先謙曰梁郡今

歸德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廆王石嗣廆作場集解劉敞曰

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場諡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

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集解惠棟

封都鄉侯見何敞傳石立二十四年薨子兒嗣下博侯張以善論

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竝出擊匈

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

張子它人奉其祀見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集解沈

西京制諸侯王母皆稱太后東京制損於前宜稱太姬傳中皆作

太姬宋書后妃傳改諸國太妃曰太姬音集韻姬或作妃姬盈

之切讀作怡者是也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號曰太姬則南北朝

皆有太姬之稱唐宋遂別爲不儀見王建宮詞及李壽續通鑑長

編一百一十一

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兒剛爵爲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

即太姬也

城在今潤州江寧縣東南集解先謙曰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

正屏有所不聽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宗

尊爲小君

諸侯之妻

宮衛周備出有輜駟之飾

輜駟有掖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

公華孟姬謂公曰

妾聞妃后踰闔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敬制也

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諧者之言

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見剛

愆乎至行濁乎大倫

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

集解王補曰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此孝經文也詔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

朕不忍置之于理其

貶晃爵爲蕪湖侯

蕪湖解見章紀

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

法理以墮宗緒

墮毀也

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

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首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

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

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

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

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

下客謂毛遂馮援之徒也集解陳其愚將

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

業復其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

祭祀臨云請劉公

赦岑彭以顯義

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一信而降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

封彭爲歸德侯

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嗚呼古人以蜂螫爲戒

螫也左傳滅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蓋謂此也

詩云敬之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

建武二年封魯王

嗣光武兄仲初

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

嫺都性

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

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

人樊巨公收斂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世祖卽位擢爲中大夫

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

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驍都尉胡珍

伯姬爲寧平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固始侯李通

元與

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爲魯哀

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

集解惠棟曰張瑩漢記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袁宏紀

興求賢好善郡中翕然

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縣吏

張申有伏罪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有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視事四年上疏

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

侯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集解沈欽韓曰漢志屬東郡此誤舊唐志臨邑縣屬齊州注云濟州亦誤臨

邑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

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

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每朝廷有異政京師兩澤秋稼好醜輒乘驛問焉其見親重如此

立三十九年薨

集解惠棟曰傳毅集北海王

諫云永平七年北海

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慙皇旻於惟郡英烈

後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

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

勢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藩籬撫綏

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厥德日

新珪璋令名流惠民隸彌軫皇情白日幽光

秀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

奄忽以傾嗚呼哀哉劉勰曰傳毅之諫北海云白日幽光

子敬王

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

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

乘輿尊者居中興初禁網尙闊而睦

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

禮接之前書敘傳父黨揚

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

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

朝賀

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朝賀使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大夫將何辭以對

璧好謂之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

危我哉

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漢記

並云是吾幼時狂意之行也

集解沈欽韓曰燕策蘇代曰今臣爲仁義者自完之道非進取之術也進趣義同大夫其對

以孤褻爵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

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

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賸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及賦頌數十篇

集解王補曰今皆佚

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

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集解沈欽韓曰張懷瓘書斷章草者漢黃門

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始王愔云元

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兼書之漢俗簡情漸以行之此乃

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

章帝詔使草書上奏魏文帝亦令劉廣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通草書上事益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

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

帝封睦庶子斟鄩侯威爲北海王

集解沈欽韓曰廢縣在萊州府濰縣東

奉睦後立

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

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

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案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延光元年爲十七年傳

賜十

字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

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

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初二年長水校尉耿恭薦復

素好邊事明略卓異反以徵過歸國宜令

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

侯毅竝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詣者僕射

劉珍

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集解洪頤煊曰胡廣傳稱臨邑侯劉駒駘駒駘父爵而本傳不言先謙曰官本諸作誤是

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集解王補曰藝

文類聚六引驃騎郡太守箴十二語一作崔瑗文選緒白馬賦趙
至與嵇茂齊書陸機皇太子宴玄圃詩三注所引皆止大漢遼周
化洽九區二語又與類聚全異驃騎所造見於文選注北堂書鈔
御覽有玄根頌零句頌或作賦又上書諫錄錢事見藝文類聚六
十六與李子堅書零句見文選注
與寶季瑋書零句見北堂書鈔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

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

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閤令人視之還白方坐
昭補良復譴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
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
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
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

其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

被害

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騎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

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卽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爲廣

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

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

初音況拜反集解官本考證曰栩字章帝紀作盱錢大昕

曰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正月趙公良薨十九年四月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爲王是初薨公爵又二年始進爲王史於降封公之後

郎書節王相嗣文雖簡而意不貫先建武三十年封相三子爲鄉

議曰傳失載復爵爲王事故致然

侯集解先謙曰官本元年上無元興二字考證云監本元年上無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興元年封商四子爲亭

侯集解先謙曰官本元年上無元興二字考證云監本元年上無年號萬承蒼云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

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年元興元

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

類敘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集解先謙曰宏下脫嗣字立十二年薨子惠

之耳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

小妻小妻妾也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官門有兵衛亦爲司

國到薨郡縣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

以刃傷常郡吏追逐乾藏逃金較殺之惡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

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

爲內馬集解劉攽曰注削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

先謙曰今順德時郎中南陽程堅集解惠棟曰魚豢典略曰堅字

府內丘縣西

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

貧無資以摩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相謂曰子非程謀甫何爲不食耶母喪哀號歷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先賢行狀曰堅爲泚陽尉貧無車馬每出常步行案水經注堅官至南郡太守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磨鏡自給沈欽韓曰事引見御覽四十一四百二十五魏略傳其人疑非此程素有志行拜爲乾傳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

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

薨子獻王赦嗣

集解錢大昕曰趙王赦以建安十六年薨而阜陵王赦亦以建安中薨此二王同時同名此事之可

疑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

集解沈欽韓曰魏志建安十八年以冀州十郡

封曹操爲魏公趙國在封內故徙封

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集解沈欽韓曰卽魏志所稱名號侯也裴

松之云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

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

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春陵封於宗室傳云長沙定王中子

零道之春陵鄉

集解錢大昕曰前志續志俱作冷道

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

熊渠卒子考侯仁嗣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室傳作孝侯李善云考或作孝非也洪頤煊曰前書王子侯表作

孝侯

仁以春陵地執下涇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

東觀記曰考侯仁於

時見戶一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畱子男昌不

元帝初元

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

同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

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

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歲餘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

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子侯表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之子集解沈欽韓曰王

安眾侯丹子節侯山柑子繆侯毋妨子釐侯寢子侯歟子侯

崇崇於敞爲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

族子非族兄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廬江歲餘遭旱

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六寸事也載枯稻

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

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

國集解周壽昌曰據語是晉太守之詞鼠下應有子字魏志王允

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啖車志陸士衡晉書盧克曰鬼子敢

爾語氣正同先謙曰周說是也東觀記正作鼠子何敢爾

先是平

帝時敝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詔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伯二十人

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敝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

莫不同從

同曲

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

謂元后

高皇

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敝心然之及崇事敗敝懼欲結援樹

黨乃爲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

宣丞相萬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敝爲諸子終娶宣子

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

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

女社坐繫獄敝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

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

卿祿

孤者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

上士卿四後皆奪爵

集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

免皆在始建國元年案二年立國將軍建奏請諸劉爲諸侯者以

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不知奪爵在幾年案王莽傳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王爲公者悉上璽

綬爲民則知劉氏奪爵在始建國二年司馬失考也

及敝卒社遂

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

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

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補曰此

卽齊武王傳所謂宗室從死者數十人也更始立以社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

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

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

三月見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集解惠棟曰蔡邕獨

于懷宮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斷云乘輿出於律律

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與猶車也車馬衣服追

諡敝爲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

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塋於洛陽北

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爲高鄉侯初

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

春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

嗇夫本知縣

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

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

歲五祠焉

臘歲終祭神之名也

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集解劉放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

則此吏字當作史也

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

陵侯平卒子眞嗣眞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欽字經孫

欽音許及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字經世

光武族父也欽子終與光

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

集解先謙曰子下脫卿字

終誘殺湖陽尉更始

立欽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欽終東奔洛陽建武

二年立欽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

今淄州縣也

十年欽薨封小子燿爲

堂谿侯

燿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

百奉欽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郾侯

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郾音其紀反集解沈欽韓曰郾縣襄陽府宜城縣東北

以奉終祀又奉終子鳳曲

陽侯

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集解沈欽韓曰今海州西南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欽從

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失職

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劉先職集解先謙曰先職

無義自號失職是也形近亦聚眾京密間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榮陽

而訛官本正文失亦誤先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集解先謙曰京今開封府榮陽縣東南密注見光武紀稱厭新將軍攻

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爲中山王

十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

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茂封單父侯

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

集解沈欽韓曰今袁州府宜春縣治先謙

曰此疑是汝南郡之宜春在今汝寧府汝陽縣西南宗室爲人謙

封不至豫章也此宜春後曰北宜春建武初必未加北

遜永平中爲宗正子浮闢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集解

惠棟曰兩漢志南郡無朝陽縣當作南陽濟南亦有浮弟尙永平

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

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

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

蒼梧郡今梧州縣也

賜

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

反

財產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爲郡縣所侵蔡陽閭金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

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顯欲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

子四人集解劉攽曰注金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

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金侯也陳景雲曰詢當作詢玉篇詢罵也

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

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

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

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

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

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

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

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

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

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有陽關光武卽位乃西之武關近更始妻

子將詣洛陽

集解先謙曰官本近作迎是

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慎侯

慎縣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集解先謙曰在汝寧府汝

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

爲安成侯

集解先謙曰在汝寧府汝

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

之數蒙讎私時幸其弟

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弟是

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

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

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集解惠棟

曰水經云湍水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世祖建武中封

劉嵩爲侯國也沈欽韓曰今鄧州東北三十里白牛店先謙曰官

本閔作閔

坐楚事

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

是下同

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

汝陰屬汝南郡

故城卽今潁州汝陰縣也

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卽位

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

集解先謙曰隆見岑彭傳降在建武六年前

信乃詣洛陽降以

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

續漢志慶字翁敖

舂陵侯敞同產

弟順與光武同里

閭里門也

少相厚更始卽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

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

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

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集解洪亮吉日案成武中興後移屬濟陽

沈欽韓曰在今曹州府東南百里

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

賊六安卽廬州也

集解沈欽韓曰胡注云賢以唐之廬州爲漢之

安國故城在縣南此爲可據案桓譚傳注亦云六安在壽州安

豐縣南而此乖異者良以諸人分撰學有優劣未通加檢勘耳

因拜爲六安太守

集解洪亮吉日據志則建武十一年順尙爲六安太守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廬江誤矣當

從本紀十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畱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

三年爲是

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

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

州端氏縣西北集解沈欽韓曰沁水縣志端氏聚卽三家遷遵卒

晉君處在縣東四十五里其北三十五里則漢時縣治也

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

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

娶於樊氏皇妣之

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

封敏爲甘里侯

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集解沈欽韓曰襄字記故甘城漢爲縣縣志廢城在潁州潁上縣西北縣

志明時置甘城驛於此國爲弋陽侯

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集

章懷注北潁州爲潁川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

解先謙曰東觀記曰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

東觀記曰病筋卒

順陽

集解沈欽韓曰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東

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

續漢志曰

憲字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

升俱學長安習尙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
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
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旣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
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
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
實所破

集解先謙曰官本實角實是

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

散卒得數萬人以實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

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
縣也集解惠棟曰武都有下辨道見前志及李弇碑題名班固云
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周壽昌曰稱道亦卽縣也下辨
武都屬縣尙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惠謂注
非殆偶未照也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
道邑字屬上讀惟續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先謙
曰河池今秦州徽縣西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
下辨今階州成縣西
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集解先謙曰寶雞縣大散關亦
曰散關在縣西南大散嶺上爲秦蜀襟喉距和尙原才咫尺至

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

谷口

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鄧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集解洪頤煊曰王常傳更始

西到長安封爲鄧王劉玄傳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廖湛爲

穰王此作鄧王誤先謙曰谷口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

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

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集解惠棟曰袁

紀嘉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先謙曰世祖徇河北嘉薦陳俊後在漢中又薦賈復各見本傳當是長安

輕薄兒誤之耳禹卽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

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

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廆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

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

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

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

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終

後漢書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十四校補

齊武王續傳自稱柱天都部集解沈欽韓曰案李寶亦爲柱天將

軍

至

蘇輿曰前漢有柱天侯見史記

今案前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誅莽寶自稱柱天大

將軍伯升之始稱柱天都部蓋卽託義以起又本書賈琮傳交趾屯兵反亦自稱柱天將軍至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謂柱天侯不知其誰封柱天在廬江潛縣然前書地理志潛縣但有天柱山名山大澤不以封既無以山爲封地之理且天柱亦不能作柱天說不解索隱何由有此誤洪亮吉謂柱天止是夸大之辭不必實有其地竊以爲誠如洪說亦必稱侯者自以柱天爲名非由於封授也矧漢高既定天下始設二等之封柱天侯之反在漢未定天下以前當係秦楚降將既降復叛似不能指爲前漢所有也

至小長安集解王補曰

至

有小長安

案此皆光武紀注及集解惠說所已詳不應重錄

宗從死者數十人集解王補曰

案宗從卽及宗從死者數十人

傳之門從袁紹傳之親從梁書夏侯賣傳之族從指羣從子弟言也王以從死爲說蓋偶有未照然漢軍不幸大敗倉猝戰死

及家屬遇害者皆出意外不得言從死伯升未死亦無所謂從也

南渡漢涓水注酈元注水經曰赭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

赭官本作諸今

案水經注涓水篇赭水官本作堵水諸蓋堵之訛蕭該音涓水

寰宇記唐州方城縣本漢堵陽縣有堵水是也諄者誤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諄上水作作字是爲作南監本不

誤是錢本誤與此同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自號柱天大將軍

案袁紀云自號柱天將軍無大字

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

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埵集解沈欽韓曰至則從東觀記續

漢書作埵爲是

錢大昭曰塾字說文新附古用埵

緇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

案建當卽伯升所殺醫者申屠臣之子弟或族人也

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集解錢大昕曰至二傳所書蓋未得

其實

案此紀前自并執伯升起後至故試守平陰令止文字全與東觀記同蓋東觀諸臣略去降王爲公一節范書因焉

未改耳

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集解劉攽曰至何敞傳作煬王案官本無

字注周壽昌曰監本亦無毛本注是後人因劉氏刊誤而加何敞傳仍作殤知舊本固如是也今詳惠氏本傳補注出子殤王

石補云何敞傳作煬王而何敞傳則出齊煬王補云齊武王傳哀王薨子殤王石嗣注云殤作煬是惠所據本何敞傳殤固作

煬與毛本異而於本傳亦有三字注不獨毛本有注矣周以爲注是後人所加非也特監本相承無注故劉有刊誤之說官本依

監本轉刻自宜亦無注耳

出有輜輶之飾注保阿進退則鳴玉佩官本佩

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注加誣言曰譖官本言作焉案今公羊傳何注但作加誣曰譖

濁乎大倫注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案語出子路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集解王補曰至詔作甫刑疑因聲近致誤案

刑之屬三千孝經本引甫刑文也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臙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周禮掌戮云凡般其親者焚之易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注震爲長子父

失正不知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

是不孝罪大漢世經說相承如此亦不必定本孝經

帝以伯升首創大業

官本脫首字

古人以蜂蠆爲戒蓋謂此也

謂官本作畏

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

適西華侯鄧晨晨自有傳

趙孝王良傳永興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集解先謙曰

至

史家特

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敘之耳

案官本考證謂元興二字應增而疑封在商既薨之後不應載

於商未薨之前竊謂商薨宏嗣果封在元興元年則當稱宏弟不當仍稱商子既云商子則其封自在商未薨之前元年或是六年形近之誤而此元興二字正當從官本刪耳又商薨在永元十六年考證作十二年亦誤

城陽恭王祉傳上書求減邑內徙注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

一百七十六

一百官本作四百與今東觀記合

留子男昌不賁墓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不賁作守墳是

錢大昭曰不賁是守墳二字之譌南監本不誤是錢所據本注亦譌爲不賁官

本與南監本合也

會族兄安眾侯劉崇起兵集解沈欽韓曰至崇於做爲族子非族

兄

今案前書年表春陵侯買三傳至做安眾侯丹五傳始至崇則崇且爲做族孫非僅族子也惟侯歎無諡似嘗絕封而崇

之嗣立表亦不著爲六世疑本以四世紹封表誤爲嗣章懷又

沿其誤耳李通傳注引謝承書謂崇爲長沙定王五代孫是其

一證或謂崇乃龍之譌然龍亦崇從父弟也

微做至長安免歸國注太守曰都尉事耶

耶官本作也與今東觀記合案太守辭窮意惡

做多事故反詰以譏之因觸做怒耳作耶義似較長

助祭明堂注列侯伯二十人

伯官本作百與前書平紀合案汲古本千百間作仟佰故佰輒誤伯

欲結援樹黨

援原譌校據錢校改官本不誤

泗水王欽傳封小子輝爲堂谿侯注輝或作輝

官本輝作輝

又奉終子鳳曲陽侯集解先謙曰下奉當作封官本不誤

錢大昭曰奉當

作封南監本不誤是錢所據本誤與此同官本與南監本合也

茂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劉先職集解先謙曰

至官

本正文失亦誤先

錢大昭曰失闕本作先周壽昌曰監本正文亦作先惟本是先職則注不必更引續漢志

以見異同仍疑毛本爲是

浮弟尙永平中爲征西將軍

永平官本作永元是錢大昭曰劉尙永元元年以中郎將爲車騎將軍九

年行征西將軍此作永平誤是錢所據本亦誤永平也

安城孝侯賜傳同拋財產

錢大昭曰拋非古字古作拋史記三代世表云抱之山中注音普茅反是也班

勇傳今不廉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成之費亦同拋隸變而譌爲拋爾案說文拋爲新附字徐鉉以爲左氏通用標謂詩標有梅標落也義亦同然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仍訓標擊非落義且落義亦異於拋惟公羊傳曹子標劍而去之標訓麾於拋義爲近耳史公以抱爲拋抱於說文爲捋之或體字从手从包於今讀拋聲亦合章懷黃臺瓜辭四摘抱蔓歸蓋仍以抱爲拋也惟班勇傳抱乃拘之謂錢作拋說非是結客報吏注蔡陽國釜亭侯長侯官本賜

兄顯欲爲報怨

顯官本無字

集解劉攽曰

至則當此云釜侯亭長蓋

此亭名釜侯也

案聚珍本漢官舊儀載漢制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

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又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漢官舊儀云按郵乃今之候蓋本郵人兼候人亭長兼候長故舊

儀言設亭長亭候而司姦盜者亦止一亭長亭候

長本卽亭長也劉說乃承監本侯字之譌而誤

時幸其弟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作第是

錢大昭曰弟古第字案汲古本弟第通作已見帝紀

帝復封閩弟嵩爲白牛侯集解先謙曰官本閩作閩是下同

錢大昭曰

閩閩本作閩下同是錢所據本亦誤閩官本並與閩本合也

因封爲汝陰王注汝陰屬汝南郡故城卽今潁州汝陰縣也

屬汝南郡

官本作屬汝州南郡潁州官本作潁川郡皆誤

成武孝侯順傳因拜爲六安太守集解洪亮吉日據志則建武十

一年順尙爲六安太守

志乃傳之誤

郡國志注言十年省六安國屬

廬江誤矣當從本紀十三年爲是

錢大昭曰六安本王國莽篡國除爲郡故有太守

降爲端氏侯注端氏縣屬河東郡

錢大昭曰旣降封必非縣侯矣傳文端氏下疑脫一字今案大

縣侯改封小縣亦降也

光武封敏爲甘里侯注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

潁上原作潁王據錢按改官本不誤錢大

昭曰潁川有潁陽潁陰潁王監本作潁上當從之今案以潁
王名縣兩漢志所無亦隋唐所未有潁州故沈欽韓謂潁川亦
上縣亦隋唐始有之隋屬汝陰唐屬潁州然章懷釋地之例就
潁州之譌以爲章懷乃據唐時州縣言也然章懷釋地之例就
唐言者必著今以別之卽下釋弋陽侯國亦先舉漢地後及今
地以此推之則本注潁州之上必更有脫誤未可臆度惟唐之
潁上本卽漢汝南之潁縣與弋陽同屬一郡敎國兄弟同時受
封國當相去不遠其卽爲寰宇記所指之甘城可知前漢宣帝
嘗以潁縣七百九十戶侯都護鄭吉國曰安遠薳敗始絕見前
書吉傳並功臣表甘里侯國當亦同於安遠而名異耳錢云潁
川無潁王是其所據
本注亦作潁王也